

第十二回 三合疊各湊奇緣

詩曰：

曾於石上問三生，為甚從前不可憑。
豈是書生偏薄福，祇緣閨婦太多情。
菩提未必皆虛語，節義而今可自鳴。
苦被老蒼顛倒殺，相思淚雨盡為傾。

天下極貴的人，可以榮我辱我；天下極賤的人，亦可以生我死我。麗卿為察院因考試一花案，彼此驚散，而功名榮顯即寄於此。後因憐憫待詔，一時收留，誰知夫婦會合全虧他探子。事不奇不新，不新不奇也不傳。世人株守古拙，不知事變，聞此新怪之事，便謂不根之談。豈以鼎甲團圓，新姻舊好，盡屬烏有之談辭乎！故知極執法的官，即是極做美的風流五蘊；極沒緊要的人，即是極作合的蜂媒蝶使。判合使離，撮離作合，總有一個絕大機緣，非人力可以強為。我們要曉得，這老天是個極刻薄的，亦極忠厚的。假若一味刻薄，將世上這一種有情有義的，都弄得東零西散，七顛八倒，一些下梢沒得，豈不可痛可憐！若是一味忠厚，聽這一班撿精擇肥的，都幹得妥妥貼貼、完完美美，祇這老天竟是個頑鈍不靈之物，一些波瀾也沒有，把這些傳奇異的手段，安放他在何處？今不說別樣奇聞，祇這余麗卿與倚妝，分明是一段絕快活的事，偏生弄得你哭哭啼啼，後來分明是一段絕淒慘的事，偏生又使你歡歡喜喜。虧殺變換得好。生者，不許你即生；死者，不許你就死。奇怪超忽，匪夷所思。

話說易水給假回來，終日是思量倚妝，忘餐廢寢。到了瓜洲地方，天色傍晚，祇得趕幫泊舡。祇見魯留已是個翰林院管家詞林大叔，日日在舡梢上替司茗兩個賭錢吃酒。這日魯留輸了，跳到岸上去買酒請司茗。到處去尋酒店，不料劈頭撞著文娟，正在那水口釣魚兒耍子。魯留一見，釘清認得，說道：「這卻不是文娟媽嗎？」不覺眼珠裏噴出火來，還恐或者有錯，牢立腳根仔細認了一番。看得明明白白，一些不差，走將過去把文娟衣裳一把，牢牢扭住。正在交解不得，大家叫喊。那豆腐老兒看見一個漢子揪著女兒沸亂，不知為著甚事，三步做二步，趕來救應。扯住魯留叫起屈來：「為何打我的女兒？」那魯留放了文娟，扭住老兒說道：「你好大膽子！你騙拐了人家的女子，躲在這裏，連累得我妻兒妹子一家喪失。」扭到舡邊去，報知名爺。

易水聽得魯留叫喊，祇道他在滙上倚勢闖禍，替人斷鬧。正著司茗喚他上舡，問他拿著何人，如此喊叫。急得魯留氣喘難言，一字也聽他不出，祇把一個指頭來指著那老兒，說道：「小小的的妻妻子，要他還我！」易水問那老兒道：「你怎麼拿他的妻子？」老兒道：「小老兒並不曾曉得他甚麼妻子。小老兒是本地方人，積祖住在這河口。又不是別州外府新搬來的。小老兒祇有夫妻兩個，生得這個女兒，一生靠賣豆腐，一步不走出門的。今日因磨豆閑空，我女兒走出水口捉魚兒耍子，不知他是那裏來的，把我女兒結住亂打。那時小老兒見打女兒，扯住他問個來歷，他就丟了女兒揪住小老，行兇起來，竟不曉得為著甚的？望乞老爺詳察。」易水道：「如今你女兒在那裏？你可叫上舡來，待我問他詳悉，畢竟有些原故。」那老兒跑到屋裏叫出女兒，同到舡上來見了易水。

卻說文娟一頭走的時節，已看見舡裏坐的是余麗卿，不覺放聲大哭，走上舡來。易水遠遠認得，這是文娟，也不覺放聲哭倒在艙裏。被家人扶將起來。易水使一把扯住文娟，問他說道：「我聞得你溺水死了，如何還在這個所在？」文娟帶淚伊唔，盡將前項事情一一告訴，哭個不了。又道：「不知我兩姐姐生死如何？又不知張郎今在何處？」易水道：「又張已做官了，但不得與你一處，也是孤身赴任。」那老兒看見女兒與做官的這般光景，目定口呆，唬得面如土色。

易水就對老兒道：「你不要慌。這個不是你的女兒，他是滋陽縣知縣張老爺的夫人。原不是你拐騙來的，倒多虧你收養了幾時。我如今要將張夫人送還任所。」叫司茗取白銀一百兩過來：「這是酬你二人看養之資。」又叫文娟上岸，拜謝他夫妻兩口活命之恩。另著僱了一隻大舡安頓文娟。易水對文娟道：「我該送你到山東，看此不意相逢之事，以完百歲良緣。祇是倚妝尚無下落，好生放心不下。如今梁遠思也中了進士，就在這淮安府做推官，離此不遠。我今送你到彼處，著他差撥人夫送你便了。」又叫魯留，吩咐：「你的妻子，都在我身上，不許與那老兒糾纏。」那老兒哀求道：「小人與他雖非親生骨肉，卻也如親生的一般，思量靠他結果終身。不想做了一場春夢。我兩口情願跟隨張老爺，伏事夫人，也不枉我三年夢想。」易水聽他哭訴，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就叫老兩口即時收拾家私，伴送文娟同到淮安。先將文娟停輿在外，著令陰陽生即時傳報，說有同年魯翰林者爺來拜。

祇見遠思聽得是同年魯翰林，定是麗卿，連忙出堂相迎。見了即忙請進內衙，也不敘寒溫，一把扯住，祇是大笑不止。說道：「小弟近來有一件絕大的喜事，又是真正的新聞，正無由達之賢弟，今日來得湊巧。小弟初蒞任時，偶而參謁上司，舟泊江岸，聞得說岸上有一個大悲菴，觀世音菩薩極其靈感，小弟就整整的齋戒了三日，到那菴裏進香。一來願弱芳姐姐早昇仙界，二來癡心妄想，還希冀他或者不死，思圖後會，完我姻盟。參拜了畢，菴主老道姑送茶。你說那老道姑旁邊，立著一個道素妝扮的是誰？就是弱芳。他見小弟穿著官服，不敢上前，嗚嗚咽咽哭將起來，卻把腳兒立住停了半晌，定到面前被小弟看見，吃了一驚，因問他說道：『你是弱芳！是人還是鬼？我聞得你已失水死了，如何又在這裏？』那弱芳把前樣事細說一番。帶他回來，如今現在敝衙。小弟已曾偏背，完了百年大事。豈不是世上第一等絕奇的事嗎？小弟又細細問他，說：『你既不死，你可也知道兩個姐姐在於何處？』他還說得稀奇，他說那日姐妹三人一同落水。水底下有許多的奇鬼都來爭奪他們三個，被一尊神道喝散，還吩咐他們說，三年之後，教你夫妻完聚。小弟屈指起來，恰好是三年之數。小弟的事，既從絕望之後，不期而應，則兩位嫂嫂決決不死，斷乎不出三年，自然完聚。」

易水聽見，大叫起來說道：「難道神明有靈，偏在兩兒顯應，獨欺負我不應不成。小弟今日之來，亦有奇事。頃因停舟遣僕上涯辦事，不意文娟臨水釣魚。小僕特地尋他，無心撞見，如此這般。弟既喜得文娟，意欲送到滋陽，不宜遲緩，省得盼殺張郎也！」遠思驚問文娟在那裏。易水道：「現在門外，可請他進衙。小弟就此告別。小弟如今也不回家，我想兩夫人既在，倚妝未必就死。弟當一路抓尋，歷遍了九州四海，必要得個下落。想神明之言，諒非虛語。」說罷，又大哭起來。遠思道：「不必憂傷。你這般熱腸全友，天豈有獨奚落之理？寧耐數天，定有美報。」遠思叫快傳雲板，請夫人迎接張夫人，並來拜見魯爺。相見已畢，各各驚喜。獨倚妝下落，尚爾杳然，猶恐麗卿傷懷，遂口占一律，聊志聚散，詩曰：

舟棲愁絕處，

寥落盼孤寒。
日盡天逾遠，
形單路不禁。
隔墟煙帶曉，
近峽氣層陰。
病骨他知否？
江流淚落襟。

易水本意南行，因想文娟、弱芳夢中之言必有靈驗。若果倚妝不死，斷不遠在他方。不若且送文娟至山東，交付張郎。我今在此得遇文娟，或者張郎在彼得遇倚妝，也不可。這也是易水一種情癡妄想、無聊之極的賬目。因此當日別了梁公，仍回故道，復至山東。心中卻是十分抑鬱。眼見得文娟、弱芳都有著落，偏我倚妝鏡花水月，以此一路淒淒，更難排遣，不覺染成一病。閉眼開眼，睡裏夢裏，心中口中，行著坐著，除出倚妝兩字，並無替換得他。正是：

天下有情人，
不解相思味。
思君不見君，
明月蘆花夜。

將及半月，到了滋陽。又張接著，喜出望外。易水因臥病在舡，不能登岸。當初易水的會試本房，係山東兗州人，因前年差滿回京，途間得了這夢，恰好救得一個女子。因自己不曾得生兒子，就收留他做了女兒，後來陞任京堂，適值會試分房。取中首卷，就是易水。幾番見他獨自一個，並無妻室，思量把這女兒許他。及查他的齒錄上，又刻著個曾聘二字，卻是疑心。若說曾聘，必定是有家的了，如何不開注某氏？祇因他刻了這兩個字，故此不便提起。

今聞他特至山東，因病不能拜謁，必須親自看他。京堂公來到舡裏，家人稟復道：「家爺臥病在床。」京堂公道：「不消驚動，待我自己進艙一看。」祇見易水偃然在床，房中並無一物，桌上祇供著一個牌位上面寫著：「亡妻倚妝之靈位」，側邊又添注一行小字：「孝夫余夢白奉祀」。京堂公吃了一驚說道：「好奇怪！倚妝、夢白都為花案一事，是那年老夫勘問過的，卻與魯生甚麼親知，竟將此木主供養在他的舡中。」那京堂公見過易水，不便問及此事。回去說與太夫人、夫人、女兒知道。這樁奇案，卻難明白。倚妝心裏自明，方纔曉得麗卿已到京中，畢竟為我尋訪消息，但不知與魯公有甚瓜葛，把我設立牌位，在他的案頭。又不知他幾時聞我的死信。不知不覺忍不住了哭將起來，卻被京堂公聽得，叫出女兒問他原故。倚妝明曉他就是原任巡方，抵死不說，將些閑話支吾。

京堂公一時惱怒起來，畢竟要追究根由。倚妝諒也瞞他不過，把前頭的事體一一告訴，祇求饒死。京堂公心裏想一想道：「我當初原不過一時執法，把焦彥貴死於杖下，已置餘黨於不問，他們如何就是這般驚散分離，以至於此？況且倚妝在我跟前已經三載，頗稱淑順，就是夢白，也不過書生孟浪，不為大傷風化。且我又因此得了聲名，未嘗有損於我。既是倚妝原與夢白有約，老夫亦可主婚，但不知夢白現在何處，魯生與夢白是何親屬，卻不明白。我明日再去探望魯生，就將女兒親事說起，看他怎的回復，再作道理。」

京堂公次早，又到易水舡中，著人通報。易水扶病迎接，請進艙裏。京堂公慰問已畢，就把女兒親事挑口問他。易水祇是低頭流淚不復。京堂公說道：「賢契不言不語，卻是為何？老夫有一疑案當與賢契決之。老夫向年曾在蘇州巡方，拿一起花案公事。老夫以為此必多情豪舉，不甚深求，止將濫叨名器者，聊示薄懲，他無苛政也。昨見賢契案頭，有這兩人名姓，不知那余夢白與賢契是親是友，有何關切？倚妝現在京中，何以就說他死？想賢契定然曉得，望乞為老夫解疑。」

易水雖老早知他就是前日的巡方，今又聽得說倚妝現在京中，不覺十分喜動顏色，歡生眉宇，暗想道：「他如今是我的座師，我又是他一個翰林門生，我就對他說出真情，卻也無甚利害。」說道：「夢白與門生卻有一面之識，倚妝已經溺水身死，老師何以知他還在京中？」京堂公也不回他，又問道：「老夫還有一件疑心，一發說明了。老夫見賢契兩次來都，並無家小，祇道尚未議婚。及查閱齒錄，已刻曾聘，但是既聘，何以不注寫某氏？既有人家，何不完娶？即或中斷離群，豈乏絲蘿重結？何以獨枕寒衾，甘心孤零，老夫不能代為之解也。」易水聞得此言，不覺涕淚交集道：「門生今日之病，已入膏肓，便與老師說明，想亦無事。當日之余夢白就是今日之魯昭也。門生自從冒犯師臺，惟恐禍將及己，故此更名易姓。倚妝即門生曾聘之妻室也，祇因流浪出外，失水身死。他係女子，尚能為門生守節。門生乃堂堂丈夫，反不能效一女子？倚妝既不能復生，門生亦決不可更娶，寧可斬余門之宗祀，並不敢負彼恩情！」口裏不曾說得完，已放聲大哭。

京堂公驚道：「且慢，且慢！若據賢契如此說來，那倚妝抱恨中流，賢契合傷旅邸，從前罪過都在老夫一身了。今賢契既是身擢巍科，官居翰苑，豈不聞孟子有云：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』，賢契乃踐姻盟之小義，抱宗祀之大屈，是以其小者易其大者，豈可哉？不若聽老夫一言。老夫有一小女，雖非麗質，也未必不如倚妝，願與賢契結為姻婭，亦可銷釋前愆，幸勿堅執。」易水道：「多蒙老師雅愛，敢不從命？但祇門生有誓在前，不敢輕背。」京堂公道：「既是不行，也不好相強，祇恐日後悔之晚矣！」佯怒就走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，
話不投機。

竟回去說與夫人、女兒知道：「好笑癡生，執迷無底。他但曉得余生魯生總是一個，卻不知我這裏倚妝與女兒原非兩人。」倚妝聽說麗卿就是魯生，不勝歡喜異常，巴不得魯郎應承這樁親事。又恐終久執迷，反誤大事。京堂公心生一計，也不到魯家去勉強他成這親事，竟叫了幾班鼓手，抬了花轎，叫倚妝束裝起來上了轎，掌禮諸人在前引導，一徑抬到魯公舡上，不許一人報知。那易水正在床上思想倚妝，祇聽得岸上鼓樂喧闐，看看近在舡邊，正要推窗閑望，祇見司茗跑進艙來說道：「京堂老爺送親來了！」嚇得易水沒地縫躲，跑將出來，望跳板上竟走。卻是新人已先出舡，立在舡頭，看見易水要走，攔住艙門，一把扯定，說道：「余郎，好負心也！」易水不知就裏，慌做一團，祇是抵死掙脫，卻被新人牽住衣裳，死也不放。

易水又惱又笑，心裏想道：「人家有這等老臉的女兒，有這等與老公的新娘子！」也顧不得他，

的鳳冠方巾翻落在地，露出尊顏，卻原來正是倚妝！兩人抱住，不覺痛哭了一場，說明前後原故。就趁此鼓樂花燭，苦盡甘來，歡然合巹。惹得京堂公拊掌大笑不止。兩人就拜了天地，認了夫人，就搬到老師家裏住下。

又張聞知，即同文娟來賀。梁公不久亦攜弱芳前來，一齊相見，各訴前情。京堂公忽然想起這夢，撲手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有這等奇事！」就將此夢解說與麗卿二人，道：「我前日得救尊正的時節，夢見有一尊神道捻著一顆人頭丟在我懷裏，正應著收養倚妝。後來有一個秀才，持刀奪這顆人頭，明明應著魯生與我要還他妻子。我又將一頂紗帽戴在此生頭上，此生拜謝而去，明明應著賢契中在本房。祇這一夢，如此靈異，我們就該今日望空謝夢，並拜謝天地觀音大悲及諸護持神道。」大開筵席，暢飲盡興而散。

看官們，你道余夢白偶爾書房寂寞，閑踱虎丘，造出這掀天揭地，從來未有的花案一事。連累三茁和尚吃起醋來；子彌小官犯起法來；焦鬼鬧，綽霎時間三尺無情；夜叉報讎，祇落得騷亭花燭；三女兒龍宮打散，一待詔途次通風。忽苦忽酸，條聚條散，不啻糊塗春夢，變幻無窮。因有謝夢聯句詩一首：

是真是夢是姻緣，
真夢誰知共一天。
應謝夢中頻撮合，
不知還是夢中圓。

隨後，滿假上京，奏本復了原姓，准他養親三年。別了丈人丈母，並梁、張二公夫婦，竟回蘇州原籍。當日許多親眷上門拜賀，好不熱鬧。獨有那貼天，自那日拋撇夜叉，逃回姑蘇家裏，已被鄰火延燒，妻子相繼歿了，身無存倚，做了郵亭皂隸，撥來與余翰林管門。撞見司茗，扯他到大門之後，篤地叩頭。司茗到感他放釋之恩，連忙扶起，不題。

卻說夢白，一邊打發人到衢州，迎請姑娘，同享榮華。即查還魯留妻女妹子，就將魯留妹子配了司茗。各各團圓。後人有詩單讚余公夫婦，恁地多情，極能設身處地，體恤下人。誠哉！與民同之，太王之好色也。

詩曰：
一席花間生死明，
幾番顛沛敢渝盟。
從來節義真堪悼，
似此恩情來許評。
射策自能終濟世，
思春不改舊傾城。
全憑有夢酬知己，
累累新詞萬古名。
又曰：
笑殺花叢是禍胎，
離奇分合幻中來。
青樓淑女心如石，
白面才郎意不回。
魑魍現前誰我敵，
機緣入夢盡為媒。
風流話柄尋常事，
譜出詞場亦快哉。

[返回 >> 女開科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本書完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